

王陽明先生全集

第二函
函六冊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三

附錄二年譜二

十有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江西

正月疏謝陞詹

以三利九連功詹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上疏辭免謂詹子實非常典私心終有未安疾
病已纏圖報無日疏入不允

疏乞致仕不允

以祖母疾亟故也上書王晉溪瓊日柳衡諸處羣孽漏殄尚多蓋緣進勦之時彼省土兵
不甚用命廣兵防夾稍遲是以致此閩中之變亦由積漸所致始於延平繼於邵武又發
於建寧於汀漳於沿海諸衛所將來之禍不可勝言固非迂劣如某所能辦此也又况近
日祖母病危日夜痛苦方寸已亂望改授使全首領以歸

六月奉

敕勘處福建叛軍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義兵

時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眾謀叛奉 敕往勘以六月初九日啟行十五日午至豐城
知縣顧佖迎告濠反先生遂返舟 先是寧藩世蓄異志至濠奸惡尤甚正德初與瑾納
結嘗風南昌諸生呈舉孝行撫按諸司表奏以張聲譽安成舉人劉養正素有詩文名屈

致鼓衆株連富民剝財產縱大賊閔念四凌十一等四出劫掠以佐妄費按察使陸完因濠器重遂相傾附及為本兵首復護衛樹羽翼而濠欲陰入第二子為武宗後其內官閻順等潛至京師發奏朝廷置不問且謫順等孝陵淨軍濠益無忌完改吏部王瓊代為本兵度濠必反乃申軍律督責撫臣脩武備以待不虞而諸路戒嚴捕盜甚急凌十一繫獄劫逃瓊責期必獲濠始恐復風諸生頌己賢孝挾當道奏之武宗見奏驚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欲何為耶是時江彬方寵倖太監張忠欲附彬以傾錢寧聞是言乃密應曰錢寧臧賢交通寧王其意未可測也太監張銳初通濠復用南昌人張儀言附忠彬自固而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讐濠少師楊廷和亦欲革護衛免患交為內主上廼令太監韋霽傳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今稽違非制於是試御史蕭淮上疏曰近奉敕旨王人無事不得延留京師臣有以仰窺陛下微意矣臣不忍隱默竊見寧王不遵祖訓包藏禍心多役無辜橫奪民產虐害忠良招納亡命私造兵器潛謀不軌交通官校有年如致仕侍郎李士實前鎮守太監畢真及諸前後附勢者皆今日亂臣賊子關係宗社安危非細故也或逮繫至京或坐名罷削布政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守正蒙害宜亟起用庶幾人知順逆禍變可彌矣疏入忠彬等贊之欲內閣降敕青鎮巡而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約等又具奏其不法廷和恐禍及欲濠上護衛自贖同官外廷不知也一日駙馬都尉崔元道問瓊曰適聞宣召明早赴闕何事瓊問廷和廷和佯驚曰何事瓊微笑

曰公勿欺我廷和忸怩徐曰宣德中有疑於趙嘗命駙馬袁泰往諭竟得釋或此意也明
旦瓊至左順門見元領敕謂曰此大事何不廷宣乃留當廷領之敕有曰蕭淮所言關係
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
其護衛元領敕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讚建議
選兵操江為江西流賊設備疏入留中日久第請如擬行之備兵之方無出此矣廷和默
然會濠偵卒林華者聞朝議二三不得實晝夜奔告值濠生辰宴諸司聞言大驚以為詔
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荆藩故事且舊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王事
也宴罷密召士實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日諸司入謝即可行事是夜集兵以俟
比旦諸司入謝濠出立露臺宣言於眾曰汝等知大義否都御史孫燧對曰不知濠曰太
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汝保駕否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此是大義不知其他濠怒
令縛之按察司副使許達從下大呼曰朝廷所遣大臣反賊敢擅殺耶罵不絕口校尉
火信曳出惠民門外同遇害是時日午天忽陰暄遂劫鎮巡諸司下獄奪其印於是太監
王宏御史王金公差王事馬思聰金山布政使胡濂參政陳杲劉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
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皆在繫思聰宏不食死濠乃偽置官屬以吉暨余欽萬銳等為
太監迎士實為太師先期迎養正南浦驛為國師閔念四等各為都指揮參政王倫為兵
部尚書李敷暨僉事潘鵬師夔輩俱聽役脅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都指揮

馬驥移咨府部傳檄遠近革年號斥乘輿分遣所親婁伯王春等四出收兵始濠聞武宗嬖伶官臧賢乃遣秦榮就學音樂餽萬金及金絲寶壺一日武宗幸賢以壺注酒訝其精澤巧麗曰何從得此賢吐實武宗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得幸濠失賄深銜之比罷歸小劉笑曰爺爺尚思寧王物寧王不思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乎武宗乃益疑忠彬因贊蕭疏遂及賢賢不知也濠遣人留賢家多複壁外鑰木櫥開則長巷後通屋甚隱人無覺者有旨大索賢家林華遽走會同館得馬故速歸初寧獻王懼仙傳惠靖康三王康王久無子宮人南昌馮氏以成化丁酉生濠康王夢蛇入宮啖人殆盡心惡之欲弗舉以內人爭免遂匿優人家與秦滌同寢處稍長淫宮中康王憂憤且死不令入訣弘治丙辰襲位通書史歌詞至是謀逆期以八月十五日因入試官吏生校舉事比林華至始促反

十九日疏上變

濠既戕害守臣因劫諸司據會城乃悉拘護衛集亡命括丁壯號兵十萬奪運船順下戍寅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遁己卯襲九江兵備曹雷知府汪穎指揮劉勳等遁屬縣聞風皆潰濠初謀欲徑襲南京遂犯北京故乘勝剋期東下先生聞變返舟值南風急舟弗能前乃焚香拜泣告天曰天若哀憫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即反風若無意斯民守仁無生望矣須庾風漸止北帆盡起濠遣內官喻才領兵追急是夜乃與幕士蕭禹雷濟等潛入漁

舟得脫然念兩京倉卒無備欲沮撓之使遲留旬月於是故為兩廣機密大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咨云率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江西公幹令雷濟等飛報搖之濠見檄果疑懼遲延未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疏告變乃與知府伍文定等計傳檄四方暴發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以勤王疏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布儒紀功張疑兵於豐城又故張接濟官軍公移備云兵部咨題准令許泰邵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陸路進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萬從徐淮水陸並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陳金等領兵六萬分道並進剋期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敕旨為據故令各兵徐行待其出城遮擊前後以誤之又為李士實劉養正內應偽書賊將凌十一閔念四投降密狀令濟光等親人計入於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七月三日諜知非實乃屬宗支拱樛與萬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檄說安慶李敷說吉安而自與宗支拱樛士實養正等東下賊眾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為監軍王綸參贊軍務指揮葛江為偽都督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過九江令師襲守之直趨安慶時欽凌等攻圍雖已浹旬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使崔文同守不下按是時巡撫南畿都御史李克嗣飛章告變瓊請會議左順門眾觀望猶不敢斥言濠反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殆不足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擒必矣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趨南都命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翊南都尚

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克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遏賊衝傳檄江西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以擒反者封侯又請南京守備操江武職并五府掌印僉書官各自陳取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 詔悉從之 先生在吉安守益趨見曰聞濠誘募方兵夾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叛諸賊舊以茅為屋叛則焚之我過其巢許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各千餘不肯焚矣益曰彼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先生默然良久曰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此做益惕然一時胸中利害如洗次早復見曰昨夜思之濠若遣遠老父奈何已遣報之急避他所

壬午再告變

叛黨方盛恐中途有阻故再上

疏乞便道省葬不允

先生起兵未奉成 命上便道省葬疏意示遭變暫留姑為牽制攻討俟 命師之至即從初心時奉 旨著督兵討賊所奏省親事待賊平之日來說

疏上偽檄

六月二十三日參政李敷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芳旗校十二人齎偽檄榜諭吉安府至墨潭鎮哨官縛送軍門先生即固封以進其疏略曰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

騷動尚爾 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 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
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慄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
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 皇上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
之心絕迹巡遊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

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於樟樹己酉誓師庚戌次市汧辛亥拔南昌

先生聞濠兵既出乃促列郡兵剋期會於樟樹自督知府伍文定等及通判談儲推官王
暉以十三日甲辰發吉安於是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
判胡堯元童琦南安推官徐文英贛州都指揮余恩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甯都
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黃冕各以其兵來赴己酉誓師於樟樹次豐城謀知賊設伏於新
舊厰以為省城之應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庚戌發市汧分布既
定薄暮齊發辛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為備甚嚴及厰賊潰奔入城一城皆驚又見
我師驟集益奪其氣眾乘之呼譟梯絙而登遂入城擒拱樞萬銳等千有餘人所遺宮眷
縱火自焚先生乃撫定居民分釋脅從封府庫收印信人心始寧於是胡濂劉裴許效廉
唐錦賴鳳王玘等皆自投首初會兵樟樹眾以安慶被圍急宜引兵赴之先生曰今南康
九江皆為賊據我兵若越二城直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鬪是我腹背受敵也莫若先破南
昌賊失內據勢必歸援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賊成擒矣卒如計云

遂促兵追濠甲寅始接戰乙卯戰於黃家渡丙辰戰於八字腦丁巳獲濠樵舍江西平

初濠聞南昌告急即欲歸援遂解安慶圍移沅子港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繼之二十
二日先生偵知其故問衆計安出多以賊勢強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先生曰賊勢雖
強未逢大敵惟以爵賞誘人今進不得遲退無所歸衆已消沮若出奇擊情不戰自潰所
謂先人有奪人之氣也會撫州知府陳槐進賢知縣劉源清提兵亦至乃遣伍文定邢珣
徐璉戴德孺各領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之陳
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暉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引兵百餘四
面張疑設伏侯文定等合擊之分布既定甲寅乘夜急進文定以正兵當賊鋒恩繼之珣
繞出賊後璉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乙卯賊兵鼓譟乘風逼黃家渡氣驕甚文定恩佯止
以致之賊爭趨利前後不相及珣從後橫擊直貫其中文定恩乘之夾以兩翼四面伏起
賊大潰退保八字腦濠懼厚賞勇者且令盡發九江南康守城兵益之是日建昌知府曾
璵兵亦至先生以為九江不破則湖無外據南康不復則我難後躡乃遣槐領兵四百合
饒州知府林域兵攻九江以廣信知府周朝佐取南康丙辰賊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卻文
定立銃礮間火燎其鬚殊死戰礮入濠副舟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死者無算乃聚樵舍
連舟為方陣盡出金銀賞士先生乃密為火攻具使珣擊其左璉德孺出其右恩等設伏
期火發以合丁巳濠方晨朝羣臣責不用命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掩至火及濠

副舟衆遂奔散妃嬪與濠泣別多赴水死濠為知縣王冕所執與其世子眷屬及偽黨賣養正劉吉余欽王綸熊瓊盧衍盧橫丁橫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勲何塘王行吳七火信等數百復執脅從官王宏王金楊境金山王疇程杲潘鵬梁宸郊文馬驥白昂等擒斬三千落水二萬餘衣甲器械財物與浮尸橫十餘里餘賊數百艘逃潰乃分兵追勦戊午及於昌邑大破之至吳城復斬擒千餘死水中殆盡已未得槐等報各擒斬復千餘蓋自起兵至破賊曾不旬日紀功凡一萬一千有奇初先生屢疏力疾赴閩值寧藩變臣子義不容舍又闔省方面並無一人事勢幾會間不容髮故復圖為牽制攻守以俟命師之至疏入未報即以捷聞 洪嘗見龍光述張疑行間事甚悉嘗問曰事濟否先生曰未論濟與不濟且言疑與不疑光曰疑固不免曰但得渠一疑事濟矣後遇河圖為武林驛丞又言公欲稽留宸濠何時非閒何事非閒嘗問光曰曾會劉養正否光對曰熟識即使先行間移養正家屬城內善飲食之縛齋徽人欲斬濟躡足遂不問一日發牌票二百餘左右莫知所往臨省城先以順逆禍福之理論官民聞銳與瑞昌王助逆遣其心腹胡景隆招回各兵以離其黨人徒見成功之易而不知其伐謀之神也黃弘綱聞安吉居人疑曰王公之戈未知何向亟入告先生笑而不答出兵誓師斬失律者殉營中軍士股慄不敢仰視不知即前齋徽人也後賊平張許謗議百出天下是非益亂非先生自信於心烏能遽白哉 先是先生思豫備會汀漳兵備僉事周期雍以公事抵贛知可與謀且官異有屏

左右語之雍歸即陰募饒勇部勒以俟故晨奉檄而夕就道福建左布政使席書嶺東兵備僉事王大用亦以兵來道聞賊平乃還致仕都御史林俊聞變夜範錫為佛狼機銃并火藥法遣僕從間道來遺勉以討賊先生入城日坐都察院開中門令可見前後對士友論學不輟報至即登堂遣之有言伍焚鬚狀暫如側席遣牌斬之還坐眾咸色怖驚問先生曰適聞對敵小卻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後聞濠已擒問故行賞訖還坐咸色喜驚問先生曰適聞甯王已擒想不偽但傷死者眾耳理前語如常傍觀者服其學濠就擒乘馬入望見遠近街衢行伍整肅笑曰此我家事何勞費心如此一見先生輒託曰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未納適投水死望遣奠之比使往果得屍蓋周身皆紙繩內結極易辨婁為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

八月疏諫 親征

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 武宗詔曰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於是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行事命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給事祝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云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先生具疏諫止略曰臣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威揚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情歸今宸濠已擒謀黨已獲從賊已掃閩廣赴調軍士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帖安惟宸濠擅作辟威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奸細臣下之奏

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期為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誠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餘憾矣蓋時事方難賊雖擒亂未已也 是月 疏免江西稅益王 准王餉軍留 朝覲官恤重刑以寔軍伍處置署印府縣從逆人參九江南康失事便道省葬前後凡九上

再乞便道省葬不允

與王晉溪書曰始懇疏乞歸以祖母鞠育之恩思一面為訣後竟牽滯兵戈不及一見卒抱終天之痛今老父衰疾又復日亟而地方已幸無事何惜一舉手投足之勞而不以曲全之乎

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

九月十一日先生獻俘發南昌忠泰等欲追還之議將縱之鄱湖俟武 宗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遣人追至廣信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張永候於杭先生見永謂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為亂昔助濠尚為脅從今為窮迫所激好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徐曰吾之此出為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為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

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稱病西湖淨慈寺 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
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
從諛乎不得已令參隨負敕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止可五金錦衣怒不納
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
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止善作文字他日當為表章令錦衣
知有公也於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奉 敕兼巡撫江西

十一月返江西

先生稱病欲堅卧不出聞 武宗南巡已至淮揚羣姦在側人情洶洶不得已從京口將
徑趨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會奉 旨兼巡撫江西遂從湖口還 忠等方挾宸濠
搜羅百出軍馬屯聚糜費不堪續綸等望風附會肆為飛語時論不平先生既還南昌北
軍肆坐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為動務待以禮豫令巡捕官諭市人移家於鄉而
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預禁之令勿受乃傳示內外諭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
敦主客禮每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觀嗟歎乃去久之北軍咸服會冬至節近
預令城市舉奠時新經濠亂哭亡酹酒者聲聞不絕北軍無不思家泣下求歸先生與忠
等語不稍徇漸已知畏忠泰自居所長與先生較射於教場中意先生必大屈先生勉應

之三發三中每一中北軍在傍哄然舉手噴噴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耶遂班師
十有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正月赴 召次蕪湖尋得 旨返江西

忠泰在南都讒先生必反惟張永持正保全之 武宗問忠等曰以何驗反對曰召必不
至有 詔面見先生即行忠等恐語相違復拒之蕪湖半月不得已入九華山每日宴坐
草庵中適 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即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
始忠等屢矯偽命先生不赴至是永有幕士順天檢校錢秉直急遣報故得實 先生赴
召至上新河為諸幸讒阻不得見中夜默坐見水波拍岸汨汨有聲思曰以一身蒙謗死
即死耳如老親何謂門人曰此時若有一孔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矣 江
彬欲不利於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即計執彬 武宗前數其圖危宗社罪以死相抵亦
稍償天下之忿徐得永解其後刑部判彬有曰虎旅夜驚已幸寢謀於牛首宮車宴駕那
堪遺恨於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 以晦日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臺後詞曰正德己
卯六月乙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
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 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
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鑒於宸濠式
昭 皇靈嘉靖我邦國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從征官屬列於左

方明日遊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題識

二月如九江

先生以車駕未還京心懷憂惶是月出觀兵九江因遊東林天池謁經臺諸處

是月還南昌

三月請寬租

江西自己卯三月不雨至七月禾苗枯死繼遭濠亂小民乘隙為亂先生盡心安戢許乞優恤至是部使數至督促日迫先生上疏略曰日者流移之民聞官軍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加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徵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觀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剋其膏血有人心者尚忍乎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稅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飢剋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者皆將不信之矣按是年與巡按御史唐龍朱節上疏計處寧藩變產官銀代民上納民困稍蘇三疏省葬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是年四月江西大水漂溺公私廬舍田野崩陷先生上疏自劾四罪且曰自春入夏雨水

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路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鱉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為壑烟火斷絕惟聞哭聲詢之父老皆謂數十年所未有也伏惟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不以臣為顯戮削其祿秩黜還田里以為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天變可弭人怒可泄而臣亦死無憾矣 按是時 武宗猶羈南畿進諫無由姑敘地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悞而加意黎元也

六月如贛

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笥大秀宮十五日宿雲儲十八日至吉安遊青原山和黃山谷詩遂書碑行至泰和少宰羅欽順以書問學先生答曰來教訓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詞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功夫又簡易而可入亦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

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為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入門之際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修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所以為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為求之於內是以己性為有內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以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